

试论气虚发热与甘温除热的机理

辽宁省喀左县中蒙医院 刘恒久

祖国医学对“气虚发热”的认识有悠久的历史,早在《内经》就有记载。如《素问·调经论》曰:“有所劳倦,形气衰少,谷气不盛,上焦不行,下脘不通,胃气热,热气熏胸中。”继《内经》之后,医圣张仲景,在《金匱》中,首倡小建中汤,治疗虚劳阳虚发热,对甘温除热颇有突破。直至金元时期的李东垣才对其大加发扬。此后,历代医家,对气虚发热与甘温除热又有所阐发。这里笔者仅就经文及前贤论述,结合笔者看法,谈谈气虚发热与甘温除热的机理。

一、气虚发热的机理

关于气虚发热的机理,历来见解不一。许多论著,对此看法也未能一致。潘静江认为,内伤发热与体虚元气不足有关。包括气虚发热、阳虚发热在内,大概属某些慢性感染性发热及功能性低热在内。而蒋天佑认为,内伤发热,其机理在于脾胃内伤,中气不足,清阳下陷,阴火失戢,浊阴上逆及正虚感邪。还有的学者认为,包括体质虚弱或慢性病证及功能性低热,或虚人感冒等在内。笔者认为,蒋氏之论述,颇有实用价值。内在元气,是人体健康最重要的因素。人体元气充足,脾胃之气旺盛,则谷气得以上升,脾气得以升发,阴火则因元气充沛而潜降,无湿浊下流之虞。反之,若人体一旦因于饮食劳倦伤脾,致使中焦之气虚弱,

则可引起气机升降失常,清气不升,浊气不降,水谷之气反成湿浊流于下,元气从而匮乏,阴火便不得戢降而上冲。如此生理性的清阳变成了有害的病理产物,致使能生气的少火变成了病理性的壮火。因少火生气,壮火食气,故著名医家李东垣认为,阴火为“元气之贼也,火与元气不两立,一胜则一负。”可见,阴火与元气无疑是邪正相互消长的关系。其之所以称为“阴火”,是因火自内生,以别外来的阳热之火。由此可知,所谓“阴火”即是气虚有火。凡一切既有气虚表现,又有内脏偏亢之火表现的种种虚火,皆属之。正如,李东垣指出的“脾胃元气既伤,而元气亦不能充,而诸病之所由生也。”可见,这种发热,是内伤元气,阴火上乘,内伤不足之病证。《内经》云:“劳则气耗”,“阳气者,烦劳则张”。人体过度烦劳之后,以致阳气不能固密而弛张于外,故此种发热,每因遇劳而发或加重。又因在脾虚气陷,气血生化不足的情况下,卫气也是不足的,卫气不足则卫外不固,甚易招致外邪乘虚入侵而发热。

综上所述,笔者认为,气虚发热的机理是由于饮食失节,劳役过度,久病体虚等原因损伤中气,以致脾阳下陷而产生一种亢害元气的虚火所致。

二、甘温除热的机理

所谓甘温除热,是指用甘温

之剂,治疗身体发热的法则。其说始于李东垣。李氏所创制的“补中益气汤”就是甘温除热法中,具有代表性的方剂。因为气虚发热是内伤不足之病证,其机理是“劳则气耗”,脾胃虚弱,清气下陷,阴火失戢而上冲,元气益耗所致。故可遵《内经》指出的“虚则补之”、“劳者温之”、“陷者举之”、“形不足者,温之以气”之旨。治宜大补脾胃之气。李氏在《内外伤辨惑论·辨证与中热颇相似》指出的“当以甘温之剂,补其中,升其阳,甘寒以泻其火则愈……盖温能除大热,大忌苦之剂泻胃土耳,今立补中益气汤。”不难看出,甘温除热的理论,是李氏从甘温益气法治疗大量内伤热证的临床经验中总结的。

此外,明·赵养葵在《古今名医方论》曰:“凡脾胃喜甘而恶苦,喜补而恶攻,喜温而恶寒,喜通而恶滞,喜燥而恶湿。”可见,甘温之剂为脾胃所喜,苦寒之剂为脾胃所恶。所喜者皆可补其正气,所恶者皆可伤其元气。故可用甘温之剂补虚而扶正,中气立则脾胃得健。清阳得升,阴火戢降,其热自平矣。

笔者经临床实践认为,甘温除热的主要药物有:甘草、人参、党参、黄芪、山药、白术、黄精、桂枝、大枣,等等。其性多温,其味或甘或辛。气为阳,气虚者多伴阳虚。故前人从实践中认识到,“阳之动始于温”,“甘与辛合而生阳”。甘温益气扶阳,即本乎此。熟练掌握气虚发热与甘温除热的机理,对于医者准确辨证、恰当用药,颇有益处。但在理论探讨方面各有千秋,有待于进一步实验研究和临床验证。